

多湖文化丛书
狸猫

狸猫

李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狸 猫

(中篇刑侦小说集)

李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狸猫/李玮著,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0. 2

(星湖文化丛书)

ISBN 7-5059-3612-3

I. 狸... II. 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1702 号

书 名	星湖文化丛书 (共 10 册)
作 者	李 玮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任 杰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广东肇庆市封开人民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500 千字
印 张	61.75
插 页	20 页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612-3/I. 2766
全套定价	116.00 元 本册定价 8.5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狸猫.....	(1)
她不是凶手	(43)
斩断魔爪	(66)
血泪爱情三角错	(81)
佛门霸王花.....	(107)
附 故事:	
佛门霸王花.....	(130)

狸 猫

深夜，市华侨大厦 1035 号客房内。

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

柔和的蜂音，把躺在席梦思上蒙头大睡的人叫醒了。他用力睁开惺忪的睡眼，随手拉亮了床头的电灯：“半夜三更打什么催命电话……”他嘟嘟哝哝地拿起听筒，“喂，喂……”没有回音。“活见鬼！”他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，啪的一声摔掉话筒，嚓地点燃了一支“良友”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。“良友”离开嘴唇时，已经短了一小截了，两股浓烟从鼻孔里冲了出来。像喷出了一口冤气似的，两只凶狠狠的眼睛又耷拉下来，身体也随之歪歪斜斜倒回床上。突然间，他眼珠转了几转，又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急急忙忙拿起衣服往身上套……

市公安局刑侦科长陈仲毅，一把从服务台抓到了华侨大厦十楼的客房锁匙，和两名助手钻进了电梯；另外两名助手一进门就已经从楼梯奔上去了。两股人马几乎同时到达，迅速地向 1035 号客房扑去。他们轻轻转动锁匙，猛然间推开房门，乌黑的枪口对准了席梦思床……

1035 客房空寂无人。

两名助手闯进洗手间，只见洗手间的窗户洞开，手指般粗的

铁窗枝断了两根。显然，罪犯早就作了逃跑的准备，把铁窗枝锯到差不多断，一用力就能拿掉。窗户外有一根手臂粗细的水管，罪犯是从水管溜到地面逃跑的。客房的床头灯亮着，床上的毛毯散发人的体温，地毯上半截“良友”还冒着袅袅青烟。

刑侦科长陈仲毅的嘴角挤出一丝冷笑，和助手们乘电梯从十楼返回一楼。他在华侨大厦的四周都埋伏了刑侦人员，罪犯只要溜到地面，就会有一副锃亮的手铐在等着他。

奇怪的是，分伏在华侨大厦四周的刑侦队员都没有发现罪犯。难道罪犯飞上了天？

陈仲毅绕到 1035 号客房的墙边，顺着水管往十层楼上看去。他的视线刚射到九楼与十楼之间，就被伸出来的小阳台遮挡住了。站在设伏的两名刑侦队员的位置上，罪犯顺着水管往下溜能看得清楚，罪犯顺着水管往上攀就无法看到了。显然，罪犯是攀着水管爬到天台……

“我们到天台上去抓……”两名刑侦队员向陈仲毅请示。

“不必了，罪犯没有那么蠢。如果天台上无路可逃，他会辛辛苦苦爬上去等我们抓么？好一只狸猫！我只想到他会挖洞，没想到他还会钻天！”陈仲毅边说边走，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右侧背后，那里是华侨大厦的扩建工地，竹搭的排栅扶着新楼崛起，已经差不多接近旧房十五楼天台了。一台摇臂式升降起重机停在新旧楼之间，那一条巨大的钢臂高高举起，距离十五楼天台不到两公尺。刑侦队员恍然大悟：罪犯正是利用这条钢臂，在他们的头顶上悄悄溜走的。

好一只狡猾的“狸猫”！

二

“狸猫”姓刘名浪，现年 34 岁，广东人，户口册上填写的姓名是刘湘客。据说他的母亲在湖南长沙的湘江之滨生下了他，是

湘江的客人，父亲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湘客。刘浪这个名字户口簿上没有，是他走上“黑道”之后，自己起的名字。

摆在刑侦科长陈仲毅桌上的案卷中，没有“狸猫”刘浪更多的材料。1967年，刘湘客的父母不明不白地死去，还不满十二岁的刘湘客也就随之失踪了，长达一年毫无讯息。1968年的夏天，收容所给街道居委会送来一个头发蓬乱、衣衫不整的少年，原来他就是失踪的刘湘客，是在深圳河边给边防战士抓回来的。居委会主任可怜他父母双亡、无亲无故，便安排他到市建工程二队当建筑小工。但他嫌拿灰斗、递砖瓦辛苦（他的年龄也确实还不是干这种活的时候），干了不到十天，便偷了师傅口袋里的十五元钱一去不返。自此之后，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……出了一只神出鬼没的“狸猫”，姓刘名浪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刘湘客。

“狸猫”刘浪我行我素，独往独来，不群团，不入伙，连全国有名的贼王黄庭利亲自出马，拉他合伙，“拍挡”，他也不干。他宁可相信五十四张扑克牌，也不相信任何一个人。他胆大心细、手段高超，身上从来不带西瓜刀、牛肉刀、三角刮刀之类的凶器，只靠两只手指头亮盖（拎人提兜）、翻板（掏内衣袋）发财，连抹子活儿（用刀片割削）也甚少做。他并非爱财如命，发了三五槽（三五千元）的财，便会销声匿迹几个月，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有一次，他亮盖得了二百多元，被他拎兜的是一位妇女，这二百多块钱正等着给她的儿子交住院费，儿子给汽车撞断了腿，差点儿就没命了。那妇女哭得呼天抢地，要死要活。在数十人围观之中，他又巧妙地给那妇女把钱“送”了回来，还慷慨地贴上二百多元，给那位妇女凑够了儿子的住院费。围观的人都称赞他是“活雷锋”。那时节，公安来了，记者到了，他却在闪光灯闪光那一瞬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溜走了，弄得好几家报纸都去寻找这位“见义勇为”、“助人为乐”的“英雄”。从此之后，他在“黑道”同行之中，获得了“狸猫”的雅号。也正由于这一件事，“狸猫”刘浪在社会上又销声匿迹了差不多一年……。

1987年11月29日，省博物馆珍藏的一对秦朝末年、南越王时代的翡翠龙凤玉佩（国家一级保护文物）被盗，同时被盗的还有唐朝诗人王维的“破墨”松石山水《雪溪图》、《晴川图》和十五件宋代瓷瓶、明朝端硯，成为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又一宗文物失窃大案。刑侦人员在被盗的现场竟然发现了消失多时的“狸猫”刘浪的指纹！

侦查证实，这宗文物盗窃案是香港的一个秘密团伙一手策划的。这个团伙人数不多，行踪诡秘，单线联系，各人的行动均按照老板“斋公”的指令。这位“斋公”除了他们的“纸扇”（军师）见过一面之外，谁也没有见过。听说他在内地也发展了三五成员，案发现场只留下三个人的指纹，除了“狸猫”刘浪之外，其余两名已被擒获，这两个人和“斋公”团伙毫无关系，只不过是两名财迷心窍，莫名其妙地做了替死鬼的撬窃惯犯。

“狸猫”也是莫名其妙的替死鬼么？一向独往独来的“狸猫”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初衷，一头扎进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中去？……

陈仲毅百思不得其解，烟蒂又插满了一个烟灰缸，就像三元宫插满残香的香炉一样。

圣诞节快到了，过了圣诞是元旦，元旦过后，春节也将临近了。香港同胞海外侨胞探亲旅游的高峰期即将到来，这正是犯罪分子混水摸鱼的好时机。陈仲毅的脑袋昏沉沉的，越来越重，他真想把天灵盖敲开，让清凉的自来水把大脑里的千万条神经冲洗一下。这时，电话机发出了柔和的蜂音。话筒贴到耳朵上，就传过来一条喜讯：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……狸猫落网了？住在医院里？伤重不重？是谁打的？……哦，两个女孩子，公安学校刚毕业的？……好，好……我马上去……”

陈仲毅精神一振，抄起桌上的公文包冲出了办公室。……

三

“狸猫”刘浪从起重机的钢臂上溜下来，从刑侦人员的眼皮下逃走了，和他过去干的一样干脆利索，没有想到匆忙中出了差错，——藏在上衣口袋的五杆儿（五百元）丢了。他寻思，一定是丢在工地上。回去找，那是傻瓜。就算是被一位拾金不昧的一等公民拾去了，贴出个招领条儿，他也不会去认领。不是怕被抓走，而是怕耽误了自己的大事。他有什么大事呢？他要找到“斋公”。这是他十多年的愿望，也是他从刘湘客变成刘浪、变成“狸猫”的主要原因。“饿不偷盗，死不易志”，四岁生日过后，父亲曾教给他这两句话，但为了这个“斋公”，他却付出了做人的代价……

日要吃，夜要睡，“狸猫”不得不伸出两只手指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作案，却偏巧又撞到两个姑娘的眼里。这两个姑娘一个叫于红，一个叫邹丽，刚从公安学校毕业，要到公安局刑侦科去报到。“狸猫”一晃手就把别人袋里的皮包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去，于红一晃手又把皮包从“狸猫”的口袋里夹了出来，两个人身手之快，都在眨眼之间，就像魔术师变魔术，旁人很难看得清楚。“狸猫”一愣，看到对方是两个姑娘，以为是两只初出道的小文雀（扒手），不懂规矩，无意冒犯，也不执怪，便笑着说道：

“二位好手段，兄弟正等钱用，我们平分了吧？”

“少废话，我们是公安局刑侦科的，跟我们走吧！”于红拿着钱包追赶失主去了。邹丽抢前两步，声到人到，伸手就向“狸猫”抓去，这一手大擒拿手法既快且准，一般的小偷小摸绝对反抗不了。

“狸猫”并不慌张，只想早点脱身。他看看四下无人，身形一晃，脚步轻转，避开邹丽的擒拿手，然后猛然出掌，向邹丽的右肩拍去。邹丽初出茅庐，不知凶险，一招发尽，未及提防，肩膀

已被重重击了一掌，只觉得一阵钻心剧痛，踉跄几步差点倒下。

于红把皮包交还失主赶回来，刚好看见罪犯发掌伤人，连忙大喝一声，纵身跃上前去，封住罪犯的退路。

“狸猫”暗吃一惊，马上使出了一路九环拳法：伸、斩、握、拥、抽、伏、离、围、鞘。这套拳凌厉异常，不知道“狸猫”是从哪儿学来的。

“来得好！”于红身形一变，双掌收如鹤嘴，使出一套少林白鹤拳法，她借助“狸猫”凶猛的拳势，见力生力、见力化力、见力弃力，拆招进招，灵捷得很，直弄得“狸猫”心浮气躁。狸猫气急败坏地纵身一跃，双拳齐出，直向于红胸前砸下。于红斜身避过，一招“鼓翅反弹”，在“狸猫”落脚未稳之际，奋力一扑，只听得啪哒一声，“狸猫”已重重的趴在地上。

于红和邹丽以为只是抓获了一个凶顽的扒手，没想到竟然是和轰动全国的大盗窃案有关的“狸猫”，心里自然高兴。刑侦科长陈仲毅赶到医院，察看了“狸猫”的伤势。外伤并不严重，脸和手擦伤了，脊背被于红那一掌打得红肿起来。他至今昏迷不醒。医生说是受了较为严重的脑震荡。陈仲毅本想责备于红和邹丽下手太重，但想到她们初出校门，经验不足，下手重点也实在难怪。

翻遍“狸猫”的口袋，没发现什么对破案有价值的东西，只有一只十分粗糙的、金属外壳的“气体打火机”。陈仲毅按了两下，没有火苗窜起，正要放下，忽然听到一阵“嘟……嘟……”的声音，和电话机柔和的蜂音十分相近。

“罪犯的联络工具！”于红脱口说道。

陈仲毅猛然想起了什么，心头陡然一亮。他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却把那只“气体打火机”放回“狸猫”的口袋里去：“依你说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”

于红看见陈仲毅的动作，已经明白了他的用心了，随即朗声答道：“罪犯既然发来了讯号，就很可能派人前来联络，只要他们的人一出现，我们就能顺藤摸瓜，找到他们的团伙。”

“如果他们不来呢？”陈仲毅又问。

“那就只好另想办法了。”于红被问住了，两颊飞起一片红云。

“对，要有两手准备。”陈仲毅巧妙地于红打了个圆场，接着说道，“于红同志，案情紧急，你不能休息了，马上跟我回局里拿介绍信，到劳改农场给我调一份档案来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把人也一起带来。”

“是。”于红答应着，却不明白陈仲毅要调什么档案，和破案有什么关系。

陈仲毅不作解释，向四名便衣刑警交代了任务，带着于红和邹丽离开了医院，钻进了警车，急风急火地向公安局驰去。

四

于红骑着摩托车赶到劳改场，已是黄昏时分。一群穿着囚衣的劳改犯人扛锄托锹，挑着水桶收工回来。队列虽然不整齐，却是规规矩矩一个跟着一个。忽然间，她看见一个空着两手的犯人越走越慢，终于停了下来，蹲在路边，蹲一回又挪两步，快要接近小树林了。“他要逃跑！”于红心念一动，随即捡起一颗小石头掷了过去。只听得“啊哟！”一声惊呼，那犯人伸手捂住了脑袋。于红赶上前去，正要开口斥骂，远远走来一位管教干部，因为走得急，肩上一副水桶晃得当啷、当啷的乱响。这位管教干部没有斥骂犯人，却开口质问于红：

“你为什么拿石头掷他？”

“他想逃跑。”于红回答。管教干部是不必和犯人一起参加劳动的，这位老兄竟然替犯人挑水桶！于红看在眼里，心里涌起几分不满。

“这是想逃跑吗？”管教干部指着犯人刚才蹲过的地方让于红看。只见地上横七竖八的画满了道道，看不清画的是什么。

“你，你这是……”于红莫名其妙地盯着那个犯人。

“我……”那个犯人抬起头来看了于红一眼，顿时呆住了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“是你！”于红也愣住了，“你怎么……”

犯人名叫张思聪，初中时和于红是同班同学。张思聪酷爱数学，于红喜欢文学，两人曾经分别获得全市数学和文学竞赛的第一名。他们在生活上很要好，在学习上也经常互相帮助，同学们都笑他们是中国的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

“你，你犯了什么罪？”于红一双清亮的眼睛盯着张思聪，说话的声音有点儿颤抖。

张思聪避开了于红的目光，很艰难地挤出两个字来：“诈骗……”

“不争气！”于红咬着牙说完这三个字，扭头就向劳改办公室跑去。

大出于红意料之外的是，刑侦科长陈仲毅要调阅的档案，就是张思聪的档案。难道说，张思聪竟然也和那个盗卖黄金、文物的犯罪团伙有牵连么？于红心乱如麻，匆匆把拿到手的档案往公文包里一塞，骑上摩托车离开了劳改场，连陈仲毅嘱咐她“有可能的话，把人也一起带来”的话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。

张思聪的身世是辛酸的，虽然事隔将近十年，回想起来，就像是作了一场恶梦。1967年初他三岁时，生父因犯了过失杀人罪被关进了监狱，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改了嫁，用继父的钱送他进了小学；初中时他的数理成绩特别好，对无线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因为继父“恨正苗红”，他顺利地由初中进入了高中。他陶醉在自己的爱好之中，在一大串中外科学家的名字后面，雄心勃勃地加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刚进入高中二年级，张思聪的生父刑满释放了。此后生父与母亲之间，为了他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争夺战，这场“战争”持续了一年多，张思聪的身体虽没受损，心灵上却是伤痕累累。一气之下，他离开了两个家庭，成为一个父母双全的孤儿，靠借债

度日子。他什么都可忘记，就是忘记不了无线电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走了一条“捷径”，以代购进口高档家用电器为名，骗得五千多元，租下一间小阁楼，买回无线电电子元件和实验仪器，一头钻进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研究之中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债台高筑，终于被债权人告发，以诈骗罪名被起诉，投进了劳改农场严管队……。

于红看完了张思聪的案情档案，在愤恨之中又渗进了一丝怜悯。她把张思聪的档案交给了刑侦科长陈仲毅，算是完成了任务。

陈仲毅又把张思聪的档案推回给于红，向她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。她很不情愿接受这项任务，却又说不出推卸的理由，档案是她拿回来的，犯人她也见过，除了陈仲毅本人之外，自然是她去最合适。她只好骑上摩托车，又走上了去劳改农场的路途。

五

撞车、抢劫、强奸……案件的不断发生，给文物失窃大案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障碍。陈仲毅刚处理完一桩抢劫案，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一口气，电话铃又响了：华侨大厦发生了凶杀案。他只好又带着人马赶到现场。

华侨大厦 1035 号客房浴室。一具苍白的尸体一丝不挂，僵硬地仰面躺在浴池内，浴池的活塞被拔去，一池水放得精光，尸身上的血迹都给水冲走了，一把国产大号猎刀掉落在浴池出水口的旁边。死者的左乳房边缘有一个淤黑的刀口，他双目圆睁。双腿屈起，双手肘稍向外斜，一只紧抓住浴缸的边缘，一只搭在肚皮上，没有明显的反抗迹象，显然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杀死的。

从卧室到浴室，除了死者的衣服和一些零星杂物之外，没有发现第二个人遗留下的东西。陈仲毅观察现场之后，脑子里马上勾画出一幅谋杀行凶的图景：罪犯是个经验丰富、深思熟虑的女人，当死者在浴缸洗澡的时候，她自己脱光了衣服走进浴室，在

死者完全丧失警惕性的情形下，又准又狠地扎下了致命的一刀。躺在这种仰卧式的浴缸里，加上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，被害者是很难反抗的。当然，谋杀者身上也溅上了血迹，但是因为是裸体，马上就可以用水冲洗干净，然后穿上衣服，从从容容地离开了现场……。

邹丽询问了当班的总台服务员，查看了旅客住宿登记簿。被害人名叫刘德富，男，38岁，香港通华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……证件齐全，相片对号，可是，细心的邹丽马上抓到一丝痕迹：登记卡是被害者亲自写的，看样子这位公司副经理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，字体还不算坏，十多个繁体字却有五六个错别字，这样的文化素养能当一个实业公司副经理？邹丽不由得再拿起证件，对被害者的照片认真端详起来。她刚从学校出来，办案少，对这次发生的盗窃文物团伙案的有关疑犯的相貌印象很深。忽然间另一张照片和死者的这张照片在她脑海中重叠在一起了，虽然一个是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，一个是蓬头垢面、形象猥琐，但是五官十分相似，即使不是同一个人，也很可能是孪生兄弟。那张照片上的人也姓刘，叫刘三才，40岁，原来在一个五金日用制品厂当技工，因为盗窃厂里的原材料被开除，离厂之后搞长途贩运，又因为倒卖黄金被判刑入狱三年。这次的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大案，他是嫌疑对象。邹丽马上将情况向陈仲毅作了汇报。

“好！不愧是公安学校的高材生。”陈仲毅心里赞扬，脸上却不露声色。他对邹丽说：“不是兄弟俩，而是一个人，刘三才左脸上有一块小伤疤，刘德富的照片虽然经过技术处理，也没有把那块小伤疤完全消除掉，死者的左脸上也有同样的一块小伤疤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杀刘德富——那个刘三才呢？”邹丽向陈仲毅提出了问题。

“制造混乱，伺机潜逃。”陈仲毅说，“案发的地点和‘狸猫’刘浪逃跑的地点相同，都是在华侨大厦1035号客房，很明显，这是‘斋公’他们有意作给我们看的。他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而

大陆内的两三个同伙都是有或大或小的案底的，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尾巴，所以，他们想乘这发案率高的时机，一方面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，一方面把容易被发现的尾巴割掉，好寻找机会潜逃回香港去，可惜刘德富一心作着发财梦，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。”

“这样说，另外两个大陆的同伙，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了？”刑警小王问道。

“很有可能，包括‘狸猫’刘浪在内。”陈仲毅说，“不过，‘斋公’是个很奸猾的对手，他的行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按照我们掌握的材料，‘斋公’那一伙人之中没有女人，这次谋杀刘德富的，又肯定是个女人，不知道‘斋公’要的是什么花招……”

“我们是否要加强对‘狸猫’的保护？万一……”邹丽请示陈仲毅。

“我已经布置好……”陈仲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给电话机的蜂音打断了。

“陈科长，你的电话。”小王把话筒交到陈仲毅的手上。

“我是陈仲毅。什么？……”陈仲毅才听完对方说第一句话就呆住了。

电话是陈仲毅布置在医院的便衣刑警打来的。今天下午五时三十七分，“狸猫”死了。是怎么死的呢？重伤致死，还是“斋公”他们又下了毒手？“狸猫”的伤肯定不是致命伤，他身体素质很好，怎么会突然死去？如果是“斋公”他们所为，为什么留在医院里的四名便衣刑警会毫无察觉？

陈仲毅脑子里迅速转了几个圈圈，画了几个问号，找不到准确的答案。他对着话筒说道：“请主治医生听电话。”

主治医生报告的情况，又出乎陈仲毅意料之外：入院的当天下午，“狸猫”就清醒过来了，三天来身体恢复得很快，外伤已逐渐好转，可是到了第四天，“狸猫”的心脏出现衰竭迹象，通过药

物治理和吊糖补液，仍然不见好转，正要组织专家会诊，今天上午“狸猫”却悄悄拔下了吊针头的针，到下午五时三十七分死去了。按照值班医生的诊断，就算是拔下针头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死去的，是什么原因造成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，连值班医生和主治医生也搞不清楚，只好把他从病房移到了太平间。

“通知法医，剖尸检查。”

陈仲毅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了。他留下两名助手处理华侨大厦1035号客房谋杀案现场的善后工作，带着邹丽匆匆赶回公安局。他必须向局长作详细的汇报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

六

于红不想再见到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、而今的劳改犯人张思聪，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去见。可是专程要去见他的时候，却又偏偏见他不到。一股怨恨之气莫名其妙地从心底涌起。她也说不清自己对这个犯人为什么不能冷静地公事公办。一想起这个张思聪，心里就好像有两只小爪子在抓挠着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劳改农场场长尹华似乎对张思聪有很浓的兴趣，总想找人一说为快。于红是专程来了解张思聪的，尹场长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了。当英德红茶的腾腾热气与过滤嘴红双喜的烟雾缠绕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于红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作记录，但是听得很认真。

……张思聪研究电子工程入了迷。有钱能买到必要的电子元件，有钱能买到米饭咸菜，他就什么也不管了。当法院传讯他的时候，他用去的非法之财已经超过万元了。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，服从法院对他判定的刑期……。

才来到劳改农场一个月，他就写了个报告给场部，陈述他的专长和意愿，要求在服刑期间继续搞他的实验。

“来到劳改农场就得老老实实在地劳动改造，你就是会作人造卫

星，踏进这个门也得给我规规矩矩地修理地球！……”尹华场长拍桌子，把这个想入非非的犯人训了一通。

事有凑巧，过了不到两个月，尹场长的十八吋日立彩电坏了，是什么毛病搞不清楚。拿进城去修理，没三个月也得两个月。他猛然想起了这个想入非非的犯人，便让人把彩电扛去给张思聪试试。没想到上午拿去，傍晚就给送回来了，开机一看，图像比原来还清晰。尹场长一高兴，批准张思聪“半天劳动，半天搞电”。不到半年又出现了奇迹：张思聪给犯人们搞了一个 60 英吋大屏幕彩色投影电视。

尹华场长马上开会研究决定，派车去把张思聪的那个“实验室”全部搬到劳改农场里来，在场部为他腾出一间小房子作为新的实验室，破格同意他“五天搞电，一天劳动”。这一天劳动是为了让他“锻炼锻炼身体”。

“能带我去看看他的实验室吗？”于红说。尹场长巴不得客人提出这个要求，嘴里答应着，双脚已经开路了。

六点半平方米的小房间，就是犯人张思聪的实验室。旧的零件一堆一垛，破烂的电器机壳墙脚放有，工作台底下也放有。国产的、进口的、高档的、低级的收音机、收录机、电视机，大大小小摆了几台，看样子还没有修理好……于红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，说不清楚是不满还是怜悯。尹场长对这小房间却是充满了感情：

“就是这么一间房子，就是这么一些东西，还有劳改农场给他买的一百多元的书籍。场部决定把他代买电子元件作为出差任务。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亲手打过罪犯，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的都有，当然免不了要受处分，可是却给这个罪犯哭得鼻子发酸。我说张思聪，我们可不是想看你哭才这样做的，你应该用行动来报答政府的关怀，改变社会对你的看法。

“张思聪也真争气，才两年多时间，他就发明创造了超高频自动模拟电脑开关、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。这两项发明都申